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03
7 April 1987
CHINESE

第403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会议于1987年4月7日星期二上午10
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M·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03次全体会议开始。本会议根据工作计划，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6，题目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各成员可以提出同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应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请求，我谨通过会议：特设委员会今天下午3时30分在本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在此之前，即下午3时，21国集团将在同一会议室举行一次短会。

我的发言人名单上有：美利坚合众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第一位发言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汉森大使发言。

汉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今天我想就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发言。

在瑞典R·厄克于斯大使的主持下，1987年会议的谈判正在进行。如同厄克于斯大使所提议的，将工作分成几类问题使讨论有了一个新结构，看来有助于推动讨论进行。各类问题协调员——比利时的涅文伊先生、墨西哥的马塞多先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克鲁奇博士——也都为推动复杂而详细的公约条款谈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很显然，在过去一年来，禁止化学武器的工作有所加强。这可以部分归功于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985年11月日内瓦最高级会谈中对加快努力缔结一项有关这一问题的有效而且可以核查的国际公约所作出的承诺。美国和苏联的代表团都促使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进展。

自从1987年裁军谈判会议开始以来，一些代表团的立场出现了重大改变，美国政府仔细评价了这些发展的政治和实质性意义。在这方面，我要指出我们欢迎这些发展，但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会接受一项打了折扣的、无效的公约。一项

有效公约的谈判是复杂的，其细节十分重要。因此，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小心谨慎地争取实现这一目的。

因此，我今天的发言包含一些建议和提议，我希望它们将推动委员会在一系列重要领域的进一步工作。

在化学武器谈判过程中，美国曾强调指出，有效的核查条款对于建立遵守方面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信任显然不能在公约生效之日就突然产生。若不是各国之间已经存在某种程度的信任，就必须建立这种信任，否则要达成协议是极为困难的事。因此，建立信任必定是一件早在谈判完成之前就已开始的逐步进程。

信任的建立应从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采取越来越坦率的态度开始。美国担心参加谈判的其他一些国家对其化学武器计划极其保密。如果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在谈判中拒绝承认它们具有这类能力，信任就要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我们都必须承认：更加坦率一些对建立各国必须具有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它们才会愿意放弃其化学武器。美国在双边谈判中一直强调这种担心，并希望在多边谈判中也说明这一点。

美国有具有威慑和报复能力的化学武器，这一问题早有公开记录。1986年7月10日，美国代表团为了推动建立信任的过程，在此单方面向其谈判伙伴提供了有关其化学武器储存的进一步详细资料，包括有关储存地点和储存的化学品的资料。我们敦促其他国家也模仿这种坦率的榜样。

今年3月5日，苏联在一次全体会议发言中终于转弯抹角地提到它拥有化学武器。美国欢迎苏联跨出这有益的一小步。我们希望这只是苏联及其盟国对其化学武器计划采取越来越坦率态度的第一步。其他国家也可以采取类似步骤，这是有益的。

在这方面，我们还注意到法国外交部长2月19日的坦率发言，其中说法国正在考虑使自己在化学武器领域拥有有限的纯威慑性的能力。

不应忘记，几年来，一些国家、主要是西方集团的一些国家，曾经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说明它们不拥有化学武器。对于这些声明应该欢迎。

但是，裁军谈判会议的许多成员国却一言不发。其中大多数无疑并不拥有化学武器；但声明一下是大有益处的。遗憾的是，不能排除，其他一些参加谈判的国家确实拥有化学武器能力。例如，我们欢迎伊朗代表团就关于伊朗化学武器能力的新闻报导作出澄清。

由于苏联拥有强大的化学武器能力，美国曾向苏联当局强调更加坦率一些的重要性。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内，我们吁请所有的谈判伙伴都说明一下拥有或不拥有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如果秘书处能够在各发言代表团的协助下将所有有关发言汇编起来，这将是有益的。我们还吁请苏联以及承认拥有化学武器的其他国家象美国那样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我们的目的是在世界上消除化学武器。只有拥有化学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加入未来的公约，这一目的才能实现。这显然是不会自动实现的。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应仔细审议一下怎样才能促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这一公约。对如何尽可能使据信当前拥有化学武器能力的大约15个国家都参加这一公约的问题进行研究并非为时过早。同样，各国必须审议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不加入公约所带来的风险。怎样才能减少这一风险？这当然都是些难题，但是我们必须正视。

现在我想谈谈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一些具体的谈判问题。

闭会期间的谈判的有益成果之一是达成了一项协议：未定文本的第三条应规定申报发展化学武器的任何“设施或机构”。但是，讨论表明，“设施或机构”这一关键词的范围非常不明确。因此，未定文本的脚注声明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为了协助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提议：这一措词指“专用于”化学武器发展的设施和机构。是一项包括人们直接关心的地点问题在内的切实的处理办法。它可以避免将可能只有非直接的或一时性关系的设施、例如有时用于空气动力测验的风洞等包括进去。

关于第一类问题在制订化学武器的申报程序和已申报储存品在销毁之前的监测程序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

苏联代表团2月17日宣布，它可以同意销毁所有化学武器，不再坚持将某些

化学品转用于和平目的的权利，这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是建设性的一步。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苏联在3月5日谴责美国改变了以前的立场，阻碍在这一方面达成协议。这样小题大作的根源是，美国认为象硫磺和异丙醇这类为化学武器目的而储存起来的普通而无毒性的化学品不用销毁，可以转为民用。苏联代表团显然没有注意到美国是在一年多以前，即1986年初，为求接近苏联立场而采纳这一意见的。现在却因接近苏联的立场而受到指责，这就令人怀疑苏联的谴责是不是严肃的。然而，由于我们企图让步的行动显然已成为谈判的一项障碍，我们愿意解决这一问题，回到我们原来的立场，即所有变学武器储存、包括以前为化学武器目的储存的无害物质应统统销毁。现在在这一方面该完全达成一致意见了。

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美国代表团曾建议第二类问题的工作一开始集中于大致有一致意见的领域。我们认为，委员会现在应审查一下有关消除这类设施的核查制度如何才能起作用。为了协助这一审查工作，美国代表团曾提出一项非正式提纲。我们今天将分发一项文件，其中载有关于逐步核查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消除情况的更为详细的建议，以期推动这类讨论。

从一开始就必须对必要的核查步骤有一个明确意见，以便在国际上确保各方会消除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为了建立一项有效的核查制度，我们必须保证申报、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等措施与具体的核查目的仔细统一起来。必须首先明确申报的目的是什么，才能决定申报什么。必须了解视察的目的是什么，才能拟定视察的程序和决定视察次数。必须首先了解仪器监测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才能决定需要哪些类型的仪器。我们在提纲中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核查制度的每个方面都提出了这类目的。

在第五条中，我们还注意到关于如何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一点还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但是，我们认为关于处理这方面的核查的总的方针原则上已经有了基本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为了将这种原则上的一致意见转化为核查规定，同时不妨碍剩下的问题，有许多重要工作可以做。

我今天想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质疑视察。这个问题一直是谈判的关键问题之

一，尽管不是唯一的关键问题。大家似乎都大致同意：进行视察必须行动迅速，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视察是强制性的。尽管我们肯定苏联态度的变化，但认为苏联在2月17日宣布的新的立场内在不一致，还远远没有达到制订一项有效的质疑规定的需要。

请允许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苏联的立场是内在不一致的。

尊敬的苏联代表在2月17日的发言中说苏联迫切要求有一项最严格的监督和核查制度。苏联曾要求制订一些关于化学工业的严格的例行视察规定。但却继续反对已提出的最严格制度，即对其外表上十分关心的化工业中大部分工厂的强制性质疑视察。按照苏联的办法，只有已经申报的少数工厂能允许强制性质疑视察。苏联关于严格核查的说法与其具体立场显然是互不一致的。

不仅如此，苏联代表团强调取代现场视察做法的重要性和好处，提出了从外部观察一项设施和附近收集化学标本等替代措施，但却不能、也没有解释例如这些措施或任何其他替代措施在确定一个可疑的弹药库中是否有化学武器方面有什么用途。显然视察者只有视察弹药库本身，才能确定里边是否有化学武器。但如果苏联代表团知道能解决这类问题的可替代视察的办法，我们认为对这类替代办法应作详尽解释。美国并不反对讨论有效的替代办法，只是如果替代办法得不到一致同意，在48小时内进入的强制性权利就必须保留。

第四类问题中很快就要讨论的是质疑视察问题。我们欢迎按照计划审查质疑视察的各个方面。这样一种做法有助于集中讨论各项确保有效核查办法的实质性优劣，所要求的是这个，而不是以由谁提出为根据的论点。美国代表团将积极踊跃地参加即将进行的讨论。但是，我们不会降低我们关于有效核查的标准。

如果在4月底能编写一份“未定案文”的修订本，将表明在1987年的春季会议上已取得很大成果。但也将表明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不仅要解决关键性问题，而且要拟定有效执行所必须的详细程序。要使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成为现实，在起草有效条款和建立必要的信任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这将是大家的一项艰巨任务。

主席：

感谢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同志，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对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4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职务表示祝贺。

我们极其高兴地看到，春季会议最后阶段因而也是特别重要的阶段的工作正在你精明干练的指导下进行。作为贵国杰出的外交家，又在裁军事务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你特别适宜担任这一职务。当然，你还是在实现裁军的国际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同你保持最密切的合作。我还想借此机会向担任上个月主席的社会主义古巴的代表莱丘加·埃维亚同志表示我对其卓越工作的真诚感谢。我国代表团十分赞赏他在主持本会议前几周工作时所表现的献身精神。

我国代表团想就作为第CD/745号文件发表的、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第二十三届会议进度报告发表一些意见。我们感谢小组主席O. 达尔曼博士以及其他专家所作的称职和建设性的工作。他们的努力是本会议为了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所进行活动的重要部分。小组所解决的每一个科学技术和方法方面的问题对于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进展都是一种贡献，并有助于清除道路上仍然存在的障碍。

该报告有益地综述了地震资料交换系统的各种组成部分。实际上，它表明了在设计全球性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系统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这种系统通常依靠所有地震事件的波形（二级）资料。在交换这种资料的国际实验的准备工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我认为我们应该赞扬小组一心一意地完成其任务，利用最近地震调查结果和最现代的资料获得、传播和处理技术，如果人们将本报告同以前的报告相比较，那么首先就可以看到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在国际地震资料交换方面显得越来越重要。

小组所要讨论、解决的科技问题的确十分复杂。虽然任务要求仅仅是从方法论的观点处理这些问题，但人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具体的细节很可能产生困难。如果有关领域的国家努力得到加强，国际合作得到加深，那么就比较容易克服这些困难。

在批准进度报告时，我国代表团还赞同第13段中所提出的建议。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为计划于1988年进行的交换二级地震资料的国际实验作及时和彻底的准备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为此科学专家小组必须随时得到它所需要的工作条件以便取得顺利的进展。在裁军谈判会议1987年7月27日至31日这一周中所能得到的资源范围内，小组应该得到确保有效工作所需要的会议服务。

设想中的全球性地震资料交换系统在可靠地核查未来有关停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遵守情况方面可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专家小组所作的有意义的工作应该促使本会议也同时开始大力进行禁止核试验条约所有构成部分的起草工作。

以下是最近在莫斯科开会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外交部长关于这一问题的声明（见CD/748）：“华沙条约成员国重申决心谋求彻底禁止核试验，并赞成为尽快缔结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协定开始谈判。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同志在其4月1日致裁军谈判会议与会者的贺词中非常恰当地表示，各国对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明确表示其对于整个核裁军问题的态度。

最后我国代表团重申其观点，即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就应该建立一个有关的特设委员会。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今天发言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发言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发言。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谢谢，主席先生。我特别高兴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我想也是下月份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们知道，你将轻松地主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保证对你全力支持。

现在，本会议可回顾其大约25年之久的争取军备控制和裁军的不间断多边努力。在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时代威胁着我们的实际的、无可形容的危险使得所有代表团都得正视其对现在和未来的人类所负的政治责任，为建设性的思维、分析的对话以及创造性的建立信任而竭尽全力。建立信任在军备控制和裁军中处于中心位置，要求准备作出让步并对具体事实加以客观地评价。除本会议以外，没有其他全球性裁军谈判论坛，因此，裁军谈判会议的权限是不容置疑的。我们都十分清楚本会议的潜力及其局限，我们知道，裁军谈判会议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多边和双边谈判的“建设性平行主义”，这仍是基本的一条，并具有应当进一步加以发展的特性。

我国代表团对本会议的潜力的评估使我不能对今年会议开始时有些发言中表示出的悲观主义情绪表示同意。我倒是赞同那些同样在发言中得到表达的希望的声言。自美国和苏联同意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并制止地面军备竞赛以来，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得到了活力。雷克雅未克的会谈表现出，两个超级大国对建立稳定的关系并达成实质性协议产生了积极的兴趣。这一决心可有助于为东西方关系以及裁军和军备控制开辟新的前景。这将不仅关系到双边谈判，而且也关系到多边谈判。过去几年来，所有各方关于安全的对话得到了积极的推动，为使我们的谈判能对建立一个较为和平的、低军事姿态的世界作出真正贡献打下了基础。现在对本会议的要求是，探索现有的可能性，不放过任何达成协议的机会。

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给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之间的关系重下定义。它们之间的相对份量本身就决定了先后的顺序。关键在于应回顾决定各个论坛是否能够成功的前提。

首先在雷克雅未克提出的、目标在于达成消除苏联和美国中远程核力量的协议的最近提议已经得到更新，为这一问题的早日双边解决提供了现实的前景。

消除所有欧洲的中远程核力量符合西方防御联盟成员国1979年双轨决定以

来努力追求的目标。 早日达成一项协议将明显表示军备控制努力的严肃性和可信性。 这将会大大推动其他领域内的谈判，更会推动多边领域内的谈判。

1986年9月斯德哥尔摩会议文件具体地证明了多边协定是可能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议定了一项内容广泛的最后文件，这也表明，就裁军和军备控制措施的原则这类影响深远的问题取得协商一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些原则中有许多仍需转变为各国实际的裁军措施，但这一事实并不说明这些原则无效，相反，这表明国际社会仍然缺乏所必要的联合信心，政治决心以及承认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合法的安全需要的准备。

我们坚信，安全是任何裁军和军备控制政策的中心内容。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承认这样一个原则，即从建立信心的需要出发，应以和平均衡的方式实现裁军措施，使每个国家的安全权利得到保障，并且确保，在任何阶段，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不得通过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

由于全球性和区域性安全结构高度复杂的相互依存，决定和措施必须是谨慎而公平的。 不能随意变更这些决定和措施的不同重要程度。 区域性不均衡状况有害于全球性的均衡，而全球性的严重不均衡可能会破坏区域性努力。 这适用于各种武器类别，也适用于安全结构。

在目前条件下，如果要使安全不受到损害，就只能逐步就具体的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达成协议。 在削减和限制武力及军备的每一个阶段，各国都必须继续享有可靠的安全。

经验表明，好高骛远的态度会妨碍人们对实际可行的事务的看法。 结果，本来可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长期内实现较广泛的目标，这种潜力却没有得到利用。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正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这一问题。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愿意就本会议目前活动领域提出一些实际看法。

甚至就本会议中引起高度争论的问题，协商一致意见也正在逐渐出现，其中一个例子是为重新设立项目1“全面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而作出努力。 我们要感谢巴特勒大使在3月5日的讲话中再次清楚地表明我国代表团2月17日的发言内容：现在是将这方面取得的越来越多的共同点转入实际工作的时候了。 我国代

代表团认为，很清楚，本会议可通过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最佳地进行这种实际工作。这样做时不应过分强调职权范围的制定。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罗泽大使3月17日就核禁试/全面禁试问题所说的话是令人鼓舞的。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其中反映出了我们也向本会议提出的设想：监测核禁试条约/全面禁试条约遵守情况的令人满意的核查制度应在想订的条约生效之时开始运行。

最近我们在本会议以及在地震专家组中关于核查问题的发言有助于列出有关任务的纲要。我们在提出核查问题肯定可以得到解决的同时，决不能忘记达成全球性地震监测体系之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国代表团已一再指出，在我们希望不久将减少核武器的世界中，任何回避全面禁试的情况将对信守禁试条约国家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危险。由于这一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对于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和平核炸爆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法，这一方法应做到从安全的观点看真正令人满意并可接受。

正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高代表在多次场合所表明的那样，全面禁试条约仍然是我国首要的军备控制目标。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早就是本会议开始向前看地实际工作的时候了。

核裁军领域内出现的机会要求增加努力，建立常规力量的稳定平衡。特别是在欧洲，常规武库过量且不平衡的状态不利于我们。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通过更加开放及使低水平的常规力量保持可核查的、全面和稳定的平衡以加强全欧洲的稳定与安全一事更感兴趣。我国受到目前常规力量不平衡所产生的危险影响最大。考虑到现代常规武器的破坏潜力，一场常规冲突的后果将不可衡量地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

因此，我们在北大西洋联盟内强烈呼吁采取新的步骤进行常规军备控制。我们积极地参加了北约外交部长1986年12月11日作出的决定，在该项决定中，我们想要表明，北大西洋联盟坚持其防止任何战争，不仅是核战争而且包括常规战争的战略。

在此背景之下，我国代表团认为，关于项目2和3的讨论不要求建立一个有特别权力的本会议附属机构。看来，审议高度不同的区域性安全局势及可能的动态的具体特点以便首先看清楚需要作出的安排、实际步骤以及可行的发展是有利的。对讨论这些项目的合适构架的性质和形式进行大量程序性辩论，显然会妨碍旨在作出这种澄清的讨论开始进行。我国代表团认为，去年成员名额不受限制的磋商会议及各自非正式全体会议为有区别的工作提出了合适的构架。

在这方面，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家安排”（即所谓“消极安全保证”）在核裁军前景中具有哪些重要性。显然，类似日内瓦双边谈判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会对消极安全保证的迫切性及性质和范围产生影响。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应根据各自的一般分类有所区别。如果不就将武器和力量稳定在一定的最高限额事先达成协议，根据商定的共同方案使五个核武器国家对非核武器国家作出无条件的、同样的安全保证的协议就几乎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因此，我国代表团提出，应把项目6与项目2和3密切联系起来处理，不加限制地使用现有职权范围。

关于取消化学武器，我国代表团最近已在多次就此发言，并表示对个别部门取得的明显进展表示满意。我国代表团认为，谈判获得了动力，这不仅反映出对人类面临的这一灾祸普遍存在着深切关注，而且越来越表明防止此类武器进一步工具化的政治义务。这些谈判同时获益于其他军备控制领域内的希望和提议，例如核查问题。谈判在斟酌语言方面越来越强的动力必须加以充分利用，从而尽早达成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这是我国政府最重视的一个议题。

我国代表团对公约主要部分的集中注意目的在于作出实际贡献。所有代表团都了解，在必要的政治远见和决定同不可避免的细节审议之间存在着的棘手问题。我们的指导原则必须是，必须首先从政治上解决所有国家根本的一致承诺，然后以清楚的语言制定出这些承诺。例如，只有通过适当的核查体制所有国家才能相信，一项世界性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是化学武器不被使用的最可靠保障。此类核查必须实际有效。争取必要的平衡是本会议的一项主要任务。我们认为，关于一项

化学武器公约的中心政治问题——质疑视察问题，CD/715号工作文件中的英国提案已经令人满意地取得了平衡。因此，我们继续强烈支持这一提案。

我国代表团是通过所提各种文件和提案首先强调决心参加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努力的国家之一，这些努力是本会议在这一领域内发挥的辅助作用的一部分。我国代表团从来没有认为在双边谈判取得决定性突破之前可在多边协议中解决外空稳定的首要标准这一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一向争取“建设性平行主义”并支持现实的、辅助性努力。我们感到很遗憾，至今尚未采取分析性步骤查明现有外层空间法的缺陷。尽管确定过缺点，抱怨过不足，但从来没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也没有对它们进行审议以争取作出实际“补救措施”。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就定义和解释取得一致协议之前，审议外空中现有或将要进行活动的遵守问题是不适宜的。我们认为，必要和可取的是以前后一致的方式评价何种法律安排对于一项现在看来不可能的禁止性公约是合乎需要、切实可行的。

在放射性武器方面，本会议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未能沿某些途径继续工作的原因在于利益冲突，其中有些实际上与中心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些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使得个别国家对其自身的利益的追求在长期会妨碍或阻止这方面问题的解决，从而使绝大多数代表团的意愿受到挫折。对各个立场进行严肃的评估是必要的。我国代表团相信，这一评估将使人们能就两个项目取得真正进展，即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以及保护核电厂不受攻击，关于这两个项目已进行了大量的概念性准备工作。

我的提议仅限于切实可行的内容，这是因为采取了争取实际成果的务实方法。这决不妨碍本会议的作用也不妨碍本会议的合法及更广泛的任务的总体。安全结构的性质是脆弱的。低水平军备和改善条件下的安全与稳定要求双边和多边努力之间平衡地互起作用。对最终目标的集中注意决不能使我们忽视通往这些目标的必须的、切实可行的步骤。正是这些步骤使我们获得机会并使我们对现行工作负有责任。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在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因此请允许我问一下还有没有代表团希望这时发言。我请尊敬的苏联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首先，主席同志，我祝贺你，兄弟国家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四月份主席的职务。苏联代表团相信，在你的领导下会议将能够在其工作中取得积极成果。我们希望你在这个不容易的和负有责任的职位上取得成功。我们还要感谢你的前任，尊敬的古巴大使莱丘加·埃维亚同志在担任本机构主席时为会议的工作做出的贡献。

首先，我要就我们刚才听到的美国代表汉森大使的发言说几句话。我希望指出他的发言中的积极内容。美国已宣布，它将消除妨碍就销毁化学武器储存问题达成协议的障碍之一。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希望美国代表团将本着同样的积极精神进行化学武器谈判。

尊敬的美国代表提出了质疑视察问题。这是今天在化学武器谈判中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无疑是重要的。很明显，这种交换意见也适宜在不那么正式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大体上正在这样做。所以，看来我不应就汉森大使今天的评论进行详细讨论。我们将有机会在其他场合这样做。今天我只要指出，不幸的是根据汉森大使就质疑视察所发表的意见，我们看到美国仍未改变它早在1984年，即三年前，对质疑视察的自动性所采取的立场。

这不会有助于谈判的进展，特别是鉴于许多其他代表团已经就可能解决质疑视察问题的其他方式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意见。据我理解，汉森大使对替代措施的想法表示感兴趣。我不想剥夺提出这一想法者——正如你们所知，这一想法是由联合王国代表团提出的——为自己的提案辩护的机会。但无论如何，就替代措施的

性质详细交换意见完全可以在不那么正式的交流意见时进行。

我要呼吁美国代表团认真考虑英国的提案，对它采取更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态度，因为这一提案在谈判中获得广泛支持。实际上，我们今天听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的发言中重申了对这一提案的支持。我认为，可以在英国提案的基础上进而解决质疑视察问题。

现在谈一谈信任问题。当然，这是极为重要的，很明显信任也不可能一天就建立起来。我注意到，汉森大使积极赞赏苏联方面最近朝着这个方向所采取的步骤。同时，我必须指出，建立信任是一个双向过程。汉森大使提出这样的事实：美国已就其化学武器发表了数据——在这方面我要说的话如下：当然某些武器数据的发表表明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提供的资料不是关于军备或生产二元武器的计划，而是关于裁减军备或放弃发展武器的计划，信任更会大为加强。这种步骤的确会导致建立真正的信任。在这方面，我要指出今年3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外交部长会议呼吁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在谈判中达成相互可接受的协定一事复杂化或使其速度减慢步骤，也不要生产化学武器，包括二元或多元武器。这些措施将实际上帮助发展信任和加速化学武器谈判的成功进展。

既然我发言，我想借此机会还就美国以前在4月2日所作的发言提几点意见。

美国代表巴塞莱米先生当时就我们议程项目2和5提出了他所称的“基本问题”。我想提醒你们，我3月3日的发言也提到了这一问题。很明显这种情况使我有权断定，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我国代表团的名称。我3月3日的发言正是使美国代表团作出反应的发言之一。我必须说，我还不完全肯定巴塞莱米先生指的是我的发言，尽管我已经通篇阅读了巴塞莱米先生的发言文本。他在4月2日的会议之后客气地给我提供了这一文本。问题是，虽然他和我都在考虑完全一样的问题，在他的发言中我却看不到给我提出的观点的任何直接反应。也没有对我提出的问题作出任何反应。为了将“聋子的对话”变为真正的对话，我认为应该再谈谈3月3日

和4月2日所提出的概念立场，我将尽可能简短地这样做。

纵观战后历史，我们看到，军备竞赛的每一次新的升级——这正是人类这段历史上最典型的现象——美国都提出所谓不得不再次建立对苏联的力量均衡的借口。当然，没有衡量和比较双方军备力量的标准。但是，不要忘记，不是苏联而是美国首先制造了原子弹。美国用军事基地网包围了我们的领土，在这些基地上有能够投原子弹以毁灭我们的城镇的喷气式飞机。我们研制能够以核弹头攻击美国本土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只是对我们遭受的美国的核威胁所作出的反应，不是我们威胁别人。

这不是巴塞莱米先生4月2日所描述的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开始。我们的确首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但这一发射是根据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科学研究方案进行的，换句话说，完全是为和平目的，这也并不表明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开始。目前在外层空间还没有空间打击武器。有军事卫星——早期预警卫星，通讯和导航卫星等等——但是目前空间没有射击的武器。这正是为什么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不允许出现空间打击武器，这就是说，能够毁灭任何一种目标的武器。顺便提一下，在1985年1月在日内瓦通过的苏美文件中，这一点已经作为苏美谈判的一项目标确定下来。该文件指出，谈判的目标将是旨在“防止空间和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限制和裁减核武器和加强战略稳定”的协定。我强调一下，在这里提到的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但是现在由于美国政府根据战略防御计划要部署空间打击武器的企图，这一目标越来越遥远了。在我3月3日的发言中，我详细谈到了战略防御计划的性质，谈到了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之间的直接联系，我还指出了核威慑理论和将战略防御计划作为通向核武器消失的道路的企图之间的矛盾。巴塞莱米先生没有对我3月3日发言中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因此我要提出下述结论。

首先，确定均势时不可能否认战略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获得防御性能力就等于它获得了补充性打击能力。

第二，不可能否认，为了击中洲际弹道导弹而发射到空间的武器也可能攻击另一方的卫星，再进一步就是能够用于纯粹进攻性目的，特别是从空间打击大气层和地球表面的目标，比如，空运指挥部，汽油库和其它设备。

第三，不可能否认这种武器系统具有破坏稳定的性质，这种系统是为了改变均势的，特别是考虑到只需要几分钟或者甚至几秒钟就能发动这种系统。战略防御计划正是这种武器系统。此外，由于其具体性质，它增加了破坏稳定的作用，因为它造成这样的幻想：进行第一次打击的一方将不受到惩罚。

最后，战略防御计划所规划的是未来几十年的军备竞赛。“盾”的改进总是导致“矛”的改进，正如历史经验所表明的，改进矛与盾的过程永无休止。

我要再次回过头来谈一谈核威慑的问题。那些支持核威慑的人所使用的主要论点是，40年来还未出现过一起使用核武器的事件，全球性的冲突也未发生，尽管我们曾几次接近这种冲突。

核武器的威慑性质无疑是事实，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不幸的是这一事实充满了危险。我们不能忘记，尽管核武器减少了发生全球性冲突的可能性，却绝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它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将核对抗的水平降低到完全消除核武器。当然，与此同时，减少其他类型武器的过程也将继续。全面安全也将在其他领域得到加强——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领域。

我们建议，我们应首先通过裁军措施的手段达到创造一个无核和不使用暴力的世界的目标。但有一点仍然不明确，巴塞莱米先生的发言不幸也未澄清这一点，就是核威慑概念如何才能与核武器的消失结合起来，而后者是想象上战略防御计划应带来的结果。西方是在完全放弃威慑呢，还是在用核威慑来交换某种其他的威慑，例如空间威慑？

最后，还有一个基本问题：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的问题。美国代表团4月2日说，美国中程导弹的部署使得我们提议在欧洲消除这一类武器。试想象如果美国方面真正使我们相信他们逻辑的正确性，事情将会怎样。我们为了在裁军谈判中取得成功，就会不得不增加我们所有方面的军备，我想美国也会同样这样做。实际上，这是最近所发生的——当然，我们加强防御能力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不受

损失。但是，已到了苏联领导不得不采取决定性行动以粉碎军备竞赛的自杀性逻辑的时候。这种具有政治智慧的行动包括我们就中程导弹提出的建议。企图把这一建议说成是潘兴导弹对我们造成压力的结果，只是为军备竞赛辩护。非常奇怪的是，美国代表团选择裁军谈判会议这个讲坛来宣传军备竞赛，而不是裁军谈判。在裁军谈判会议讲坛上宣讲军备竞赛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怪事，这雄辩地突出了美国对裁军的态度。

最后，简短评论一下巴塞莱米先生对开放问题的怀疑。在苏联，非常严肃的和彻底的——我要说是革命的——变革正在进行。很自然，其他国家的人民希望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客观地理解这些变革。只有在了解这些变革的内容、宗旨和目标之后，才能正确地判断我们的国际政策。现在我们的国际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由国内政策所决定的，就是我们对集中力量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以改善我们国家情况的兴趣。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国际关系中的稳定的和平、可预料性和建议性的方面。那些了解这一点的人欢迎我们的变革。我要提到联合王国首相马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所说的话，在她对我国的访问结束时，她对我国正在发生的变革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是在西方还有一些人害怕更多地显露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机会将加强我们的结构。很明显，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害怕这一点。因此就企图对我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提出怀疑。这明显是基于一种观点：对一方有好处的事就对另一方有坏处。这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思维方式。我们要使我们国家变得更好这一事实不会使任何其他人的情况变坏。整个世界只会从中得到好处。我们非常希望人们了解这一点。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在我宣布几件事情之前，我要再问一下是否还有代表团希望发言？请尊敬的美国代表发言。

汉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谢谢你，主席先生。首先，我必须向你道歉没有提到你已就任主席这个事实。这完全是由于我自己的无能，没有其他原因，也是由于我不在日内瓦。我衷心祝贺你就任主席，并向你保证，在你承担这一困难任务的期间，我国代表团诚意与你合作。

我也不愿意将一个只有三位发言人的议程变为五位发言人的议程，特别是我本人将两次发言。然而，有一些事情我感到需要说一说，这是为了平衡，为了就我们必须处理的问题给大家提供不同的观点。我注意到，我们不久将非常可能建立一个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关键内容之一应该是讨论存在的现实。我认为，在许多方面这样一个讲坛比本讲坛更适于处理我们的一些细节。

巴塞莱米先生发言时我不在，我读了他的发言稿。我既不算打算与它拉开距离也不打算为它辩护——它自有公论。我本人认为他的发言结构具有逻辑性，措辞准确。我们在本讲坛上正在讨论的，或者将要更详细地讨论的事情之一就是空间军事化，或者也可以说，防止空间军备竞赛。这就要求我们在现有资料范围内了解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在讨论空间的进攻性军事能力，空间的防御性军事能力，空间的军事通讯，或空间的情报收集设施。必须进行某种努力就其意义划定界线。我不准备这样做，但我要指明，将有核装药的导弹射入空间当然符合空间军事化的一个定义，而数量庞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当然是计划用来将核装置射过空间以攻击另一国的目标。根据我国的分析，还有人计划将核装置射入空间作为对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防御，这里我说的是莫斯科周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这在西方被称为“套鞋”。很有可能的是，所说的“套鞋”导弹实际上是装有核弹头的，防御性努力将由核武器在空间爆炸来实现。

正如我尊敬的同事纳扎尔金大使所说的，这种系统的存在的确反映了矛与盾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他人能够比我更好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关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我只想指出它是存在的，在进攻与防御方面它还常常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核领域内。我要指出的是，苏联总参谋部的两位参谋长 Sokolavskiy 元帅和 Ogarkov 元帅在这一点上一直是直言不讳的。在我提到这一点之后，我还要给

你们读一段由 Sokoluvskiy 元帅指导主编的题为“军事战略”这本相当有趣的书。该书写于1963年，这是第一版；其最后一版是1968年。我不想谈这本书的时间性，但作为一个历史的旁证，我现在想引用一下这本书。我要向你们读四段，请你们不要见怪：

“在对宇宙的知识方面苏联拥有诸如下述杰出阶段的领先地位：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人类第一次飞向太空，人类第一次集体飞向宇宙空间，世界上第一次妇女宇宙飞行，人类第一次进入广阔的星际太空。苏联制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火箭，宇宙物体运载器。苏联是世界上制造氢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第一个国家，也首先制造许多在理论上是新式的火箭武器。”

该书继续谈到将各种宇宙设施纳入苏联防御性组织中：

“科学家们认为，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将成为空间与热核能的世纪，这不可能不影响相应的毁灭手段和使其击中目标的手段的发展。

“考虑到苏联人比美国先制造出氢武器，最重要的是考虑到美国没有象苏联所拥有的超级热核设施，我们认为，我们在核武器方面对西方集团的优势是不可争辩的。有关美国专家也承认，我们在战略火箭武器的总体核力量方面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我不喜欢听上去象解释圣经的两个宗教狂热者的那种对话，但是我们手上掌握有事实当然是重要的。刚才谈到化学武器时我敦促我们大家建立信任，在化学武器方面我们所有各国能更坦率。在这方面我呼吁我们大家对于空间正在发生的事持坦率态度。在这方面应指出，苏联自从1971年以来就已经有了实战轨道截击武器和反卫星武器，这是14年了，它拥有已对空间的物体进行试验过的陆基激光武器。我曾提到过Sary Shagan的地点。当我们要处理这种类型、这种程度以及这样严肃的问题时，我们也要坦率。苏联在战略防御方面的花费差不多等于战略进攻方面的花费，这再次反映出这种矛与盾的相互作用。它的确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实战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个系统正在不断地和持续地升级。它拥有大量飞机

是所谓祖国空中防御的一部分。它有保护其政治领导的方案和一个广泛的民防方案。我们并不对苏联拥有这些方案的权利提出质疑。

在我们最优先考虑核问题与核裁军讲坛上，人们显然都接受这样的事实：核武器是可怕的工具。在北京（中国），我最近听到曾经到过广岛和长崎的人的证词，他们谈到核武器的可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试图保护自己以不受这种武器侵害的国家深感不快呢？当然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减少这些武器，如果可能的话完全销毁它们。只有我们在各国间建立起信任，减少各国间所存在的疑心，学会以和平和建议性的方式进行合作时，这一任务才有可能完成。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还有代表团希望发言吗？请尊敬的苏联代表发言。

纳扎尔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不打算将这次会议变为只有两个代表团交换意见的会议；我只想讲几句话。象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汉森先生一样，我也很可以引用许多话来证明，美国军方领导人曾经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达到军事优势的地位；但是重复所有这些语录将花费过多的时间。我只向你们引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于1985年7月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核大国四十周年纪念时应美国时代周刊访问而说的一小段话，他说，当苏联人制造出炸弹时（这是指的1949年的原子弹），美国人感到吃惊，这样两个国家都有炸弹了，但美国人拥有的多些，从这时起它们开始将它作为一个外交俱乐部使用，现在正不断发展一种修正派理论，说炸弹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政策中并未起到重要作用；这种理论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炸弹很不得人心，但他（尼克松总统）的确知道它起到了作用。

从美国前总统的这段话中可以相当明确地看到军备竞赛的根源是什么。当然军备竞赛是之字形发展的，但其根源是象我刚才向你们引述的尼克松先生的话所描述的。

最后，我完全赞成汉森大使在他第二次发言结束时所说的话，呼吁建立信任，进行有成果的和有建设性的谈判。 在这一点上我们绝对赞同他的意见。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 现在我想宣布几件事。

各成员国还记得，在我们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审查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介绍了载于 CD/745号文件中的该组进度报告。象往常一样，会议将通过该进度报告第 13 段中所载的有关特设小组下一届会议日期的建议。 我打算在 4 月 14 日召开的我们第 405 次全体会议上向本会议提出该项建议。

我还要指出，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4 月 17 日星期五和 4 月 20 日星期一是法定假日，不上班，因此这几天不提供会议服务。 本会议在我们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将通过的时间表将反映这一事实。 综合裁军方案外层空间接触小组在这次全体会议之后立即在第一室召开会议，小组协调员与主席的通常磋商会，也邀请了明天项目 2 和项目 3 的协调员参加，将在下午 3 点 15 分准时开会，而不是下午 3 点半。 我的事情宣布完了，在本次全体会议上我没有其他事情了。 所以我打算宣布休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4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全体会议现在在休会。

上午 11 时 45 分散会

×× ×× ×× ×× ××